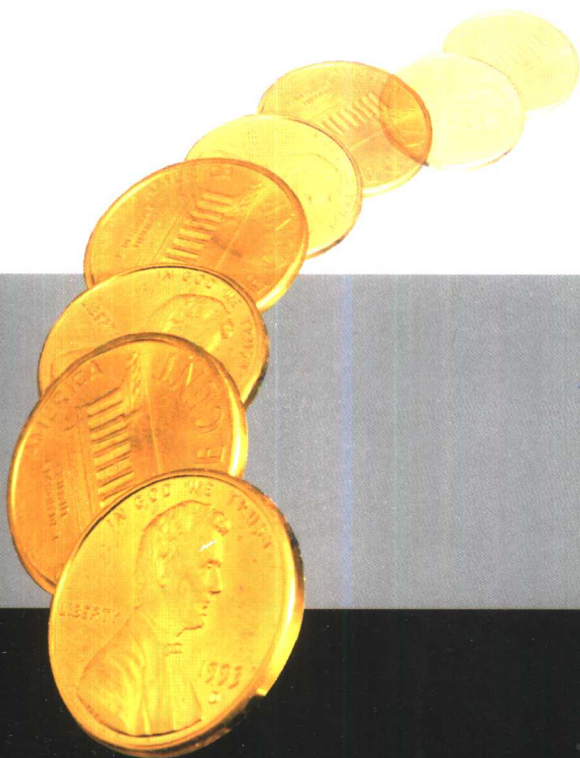


滚动的金币

王 军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滚动的金币

王 军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滚动的金币/王军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3

ISBN 7-80127-428-8

I. 滚…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131 号

滚动的金币

著 者	王 军
责任编辑	杨 英
责任校对	李继冰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3 63567693 (发行部) 63567687 (邮购部)
E-mail	jjrbcs@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3 印张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27-428-8/I·3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王军，1961年12月14日生于河北省昌黎县。现任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分行职员，中级经济师。1990年加入秦皇岛市作家协会。1991年与王祁、戴玉成联合创作六集电视剧《这山、这水、这泪……》；1992年创作电视剧《父老乡亲》，同年获河北省委“五个一工程奖”。

《滚动的金币》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内容简介

解放初期，苦大仇深的农民后代张殿云奉命组建信用社，成为临海市黄岭县农村信用社的奠基人。

在几十年艰苦创业的岁月里，他先后抚养了老工友的儿子冯世选和贫农的儿子麦路，将他俩引上革命道路，培养成领导干部。然而，后来当上信用社主任的麦路却走上了人生的反面，利用手中的“特权”大搞权钱交易，骗得部分上级领导的

信赖，残忍地谋杀了情同手足的兄长冯世选……一跃成为临海市大红大紫无所不能的人物，而黄岭县大地银行却面临倒闭，危在旦夕……

为捍卫真理，追求正义，张殿云、冯世选、楠平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同以麦路为代表的腐败分子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人生较量。

目 录

- 第 一 章 土秀才雄心勃勃争行长登殿堂
风声突起旧情人秋夜指点迷津…… (1)
- 第 二 章 老党员光明磊落赤胆忠心
养逆子终酿大祸悔断愁肠 …………… (34)
- 第 三 章 伸明大义斩钉截铁捉鬼道
运筹帷幄不拘一格选人才 …………… (66)
- 第 四 章 段县长救义弟水火之中
工作组辱使命放虎归山 …………… (97)
- 第 五 章 曾为战友同途异路赌明天
功过是非家乡父老有公论 …………… (128)
- 第 六 章 寻花问柳终成风流鬼

整肃纲纪奏响进军曲 …………… (165)

第七章 遭毒手好儿男壮志未酬
匕首见中山狼转危为安 …………… (197)

第八章 欺世盗名继承遗志忍痛割爱
男扮女装惶惶出逃难破疑案 …… (226)

第九章 结党营私得势更猖狂
趋权附势难料伴虎狼 …………… (257)

滚
动
的
金
币
第十章 默默耕耘大地不会忘记
排斥异己忠臣无辜入狱 …………… (285)

第十一章 冤案昭雪英雄自有英雄志
玩弄权术老将哑巴吃黄连 …………… (317)

第十二章 起惊雷反腐利剑寒光闪
原形现机关算尽赴黄泉 …………… (360)

第一章 土秀才雄心壮争行长登殿堂 风突起旧情人秋夜指点迷津

(一)

秋夜徐徐落下帷幕。

麦路独卧床头，辗转反侧，千头万绪，纷至沓来。

五十余载人生他少有这般亢奋。

冯世选即将升任副县长的消息令他心旷神怡、夜不能寐。

刹时间，这时隐时现的小道传闻突然变成古城黄岭县家喻户晓的大道消息。麦路终生难忘那个灯红酒绿轻歌曼舞的中秋之夜，那是在全市最驰名的三角洲大酒店，戈程县长盛邀几位挚友同桌欢聚、举杯赏月，戈县长袒露真言：自己升任副市长后将为黄岭县选拔一位年富力强的优秀领导人才，

要力荐冯世选出任县政府副县长。

冯世选的确是戈程最信赖、最器重、最支持的干部。这不仅因为冯世选在政治上对戈程坚定不移地紧跟和经济上对全县经济的鼎力相助，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俩人风雨同舟的特殊经历和真挚的友情所演化成的生死相依的默契。俩人同生在黄岭县东部的望源乡，一同完成10年学业，一同度过4年的军旅生涯。

多年来，戈程将冯世选树立为金融战线改革的一面旗帜。

如今戈程就要走马上任，冯世选当县长的日期还会遥远吗？

另一种现象旁证着麦路的判断：近一阵子冯行长频频被戈程邀请参加县政府的活动，在电视台发表讲话，接受记者采访，甚至陪同市长出国考察，这些信息正是给人们的暗示。

冯世选若真的升任副县长，空出的黄岭县大地银行行长的位置不就是自己的吗？且不说在最基层的碣石信用社摸爬滚打20载的历史、改革开放浪潮中激流勇进的业绩辉煌，更重要的是段举副县长一言九鼎的承诺：我举荐你当行长。果真如此，自己就能实现人生政治生涯的又一次冲刺：登上县行领导的宝座，成为古城内光宗耀祖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

他猛地翻身坐起，摘下戴在脖子上的那枚铜钱，在手中不停地掂量着、翻动着，忽而，他又将铜钱夹在手指中间，举在眼前，目光聚集成一条看不见的直线从铜钱中间的方孔中穿过，射向远方滚动着的占卜的世界。

这是习惯。

他从小就戴着这枚用红绳拴着的古铜钱，这是他出生之

时母亲给他戴上的。

他习惯于掂量它、翻弄它，透过那小小的方孔猜人生、看世界。

母亲在他开始懂事儿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方钱跟魔方一样，高深莫测，法力无边，变幻无穷。穿过它能看到人生的方向，看到人生的未来和结局，看到世界上的一切。

麦路虔诚地望着，从方孔中他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健步朝自己走来，来人正是自己的亲家——冯世选。不禁心中大悦，乐得两眼眯成一道缝，津津乐道地回忆起3年前的往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丽雅已是20岁的大姑娘，同小时同学楠平的恋情已经持续两年，这是一桩麦家非常满意的婚事。一来闺女同楠平青梅竹马、同窗10载、情投意合，感情的基础很牢靠；二来楠平年纪轻轻知名度已远远超过自己。这位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分配到县行工作时间不长，就受到冯世选的赏识和重用，成为行长决策圈里的智囊人物，委以信贷科长的重任，掌管资金大权，还列为第三梯队成员，真可谓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寻。看着楠平，麦路总是喜滋滋、暖融融，心中升起说不清的希望。在他的一再催促下，两家为孩子们择定了结婚的良辰吉日——“五一”节过后的第二天，一个六双归一的时刻。

谁料好事多磨。就在丽雅和楠平即将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冯行长一纸调令将楠平调到最偏远的清水峪营业所当主任，一百多里的山路给一对热恋中的情侣设置了一道难以跨越的天然屏障。看着大起大落的变化，麦路如坠雾中，百思不得其解。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冯行长在一步一步地疏远自己，与先前那位和自己无话不谈难舍难分的冯世选

判若两人。他苦苦地等待着时机，等待着冯行长的音信。两个月以后的一天傍晚，信用社的电话铃骤然响起，麦路拿起话筒听到对方的声音，双手微微发颤，又转忧为喜。

“麦路，你嫂子又犯病了，这一次病得很重，送到县医院抢救了。临去医院时，她说想见见你。”冯世选的声音压得很低，语音里夹着巨大的悲伤和沉痛。

“什么？嫂子病危？大哥，你咋不早跟我说？”麦路顾不上多问，放下电话喊上司机便匆匆地上路了。

麦路和冯行长俩人的交往甚密，俩人是同乡、近邻和同事，麦路鲜明的党性赢得了冯世选的信任。

还是在大地银行成立不久时，有一次麦路到县里办理汇款业务，八点钟准时赶到了支行，营业室没有开门。门前聚集着二三十人，麦路往前挤了挤想看个究竟。众人七嘴八舌炸开了锅。一位城市打扮的年青人大声喊起来：“八点半都过了，怎么还不开门？真急死人了。”

“这是什么银行？连点信誉都没有，到点门都不开了。”人群里传来女人的责怪声。

“你呀，少见多怪，他们想啥时候开门就啥时候开，没人管”。有人应声道。

“这样的单位真有点不像话了！”

不知何时，从大院里走出一男一女懒懒散散地走到众人前漫不经心地开锁拉开铁门。众人蜂拥而至。麦路看看手表：已经快九点了，他摇摇头叹息着跟着人们涌进营业厅。

营业厅内人头攒动，一片杂乱，职工们根本没进入工作的状态，有人聊天，有人织毛活儿，有人来回走动，干着与工作无关的事儿。麦路虽早就听说县大行由于党组成员不团结，人心涣散、危机起伏，但没想到乱到这种地步。他挤到

柜台前往里望去，一位储蓄员低头看着小说旁若无人，另一位女储蓄员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地接电话，她二十出头打扮入时：“电影？美国电影？还是惊险枪战片，第一部大片，好极了！你在长城影院门前等我……先请我吃饭……太好了……我下班就去。不见不散。”冲着话筒一个飞吻。

一位上了年纪的顾客沉不住气了：“同志，能不能快点，我有急事等着用钱，我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

女青年不满地说：“你急也白搭，我这儿没钱，管金库的人还没来呢，钱拿不出来。”

“那可怎么办呀？同志，我确实等着用钱，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老者央求道。

“我可没办法，有法你自己去想，不然就认倒霉！”女青年阴阳怪气地说道。

她的话引起众怒。“有钱往这存，真是瞎了眼了。”

“哪有一点银行的味道啊，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跟他们憋不了这个气，惹不起，我躲得起，把我的钱全取出来，我不存了。”中年顾客将存折往里一扔：“快，都给我取出来。”

女青年讥笑道：“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不存由你，别跟我赌气，着急上火都没用，现在没钱！”她猛的将存折扔出来站起身扬长而去。

麦路实在看不下去了，正想开口，身边的顾客又发火了：“你磨什么洋工？汇这点钱，也不能让我等这半天吧。磨磨蹭蹭的，这是什么态度嘛？”

男会计毫不示弱：“什么态度？就这个态度，有法去想，没法受着。”

“什么？你还叫号？我今天就找你们当官的理论理论。”顾客火冒三丈转身而去。

麦路默默地注视着柜台内的动静，里面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女青年不满道：“刘姐，快开库取钱吧，再等就下班了。”

刘姐仍拿不定主意：“可是，康兵到现在还没来，应该可是他值班开库啊。科长也不知道去哪了，这事该咋办啊？”

女青年抬高嗓子：“事到如今，还论他值班你值班，有什么用？快取款吧，这儿都乱套了。康兵也是，干什么到点不上班，也不说一声。”

刘姐小声道：“嗨，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康兵不对劲。刚才我往他家里打电话，他父母也挺着急，说他昨天上午就离家了，到现在还没回家，平时这孩子可不这样，挺守点的，从来不迟到不请假。”

众人露出惊异的目光，女青年着急地说：“行了，行了，福也好，祸也好，先放在一边。眼看顾客要闹事了，当官的也不知道都死哪去了。实在没有人去取款，我跟着去，能咋的？”……

麦路办完业务返回信用社已经是下午了，他进屋后发现信用社主任张殿云正低头看着什么。

“大伯，支行出事了”。

“又怎么了？”张殿云低头问道。

“康兵携枪外逃了。”

“康兵跑了？这孩子挺好的，怎么能出这事儿？”张殿云抬头注视着麦路。

“没错儿，公安局已经下了通缉令。大伯，你刚才看啥呢？”

“嗨，有人打世选的主意了，看看吧。”张殿云将文件递了过来。

麦路睁大眼睛一看：《关于冯世选同志违章发放贷款问题的通报》。他耐着性子将通报看完，“胡闹！”愤愤地将通报撕个粉碎。

“大伯，县支行的几位领导实在不像话，以权谋私，严重脱离群众，天底下没这样当行长的，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职工住房这么紧张、困难，他们却动用二十几万给自己购地、盖高标准的住房，每户都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洋楼，建‘安乐窝’；从上到下，大多数职工家属没工作，家庭生活挺困难，两年的招工转干指标他们几个都给分了。我听说个别行长还给自己的亲戚贷款几十万元，入股办起什么木器厂，大把大把地捞外快！而工作却搞得一团糟，再这么下去，好端端的大行就让他们毁了，我真想捅一捅这个马蜂窝。”

张殿云微微一愣：“大路，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别看支行问题成山，可人家当官的上下左右都有关系，官官相护啊！再说，那么多人告状，告了几年都没有结果，搞不好你也枉费心机，反而会遭报复，穿一辈子小鞋，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麦路轻蔑地一笑：“大伯，我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正不压邪，他们几个得逞一时，不会得逞一世，我要试一试。”

张殿云担忧地问：“你准备怎么搞？”

麦路沉思着说道：“我准备打破沙锅问到底儿，将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反映给市报社，在报纸上公开曝光，那时候谁想捂也捂不住，问题就有人出面解决了！”

张殿云被这位年青的共产党人感动了：“大路，大伯支持你，我给你假，可你一定要慎之又慎，将问题摸准，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别打不着狐狸弄一身骚！”

麦路经过十多天的明查暗访，查清了问题的根源：原来

是“文革”中遗留下来的派性矛盾在作怪。人事科长石永凯为达到当行长的目的择机兴风作浪、挑弄是非制造混乱逼行长下台。对石永凯其人麦路早有所闻：他是60年代的大学生，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工于心计，圆于事故，城府很深。出于强烈的忌妒和报复心理，在“文革”中表现异常诡秘，许多捕风捉影的谣言、导致争端的矛盾都与他有牵连，致使许多无辜干部和同志被抓、被关押、揪斗、惨遭迫害。80年代初期，清理“三种人”时许多群众揭发石永凯是个黑军师，几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交待许多事情是受到他的唆使、怂恿所为。由于他受到一位资深副行长谷有德的包庇，问题迟迟定不了案。后来查出他带头参与了一次对一名乡干部的揪斗，动手打人致伤才被停职检查，鉴于被害人早已身亡，自我检查比较深刻，支行党组竟莫名其妙地对其从轻发落，给他定了一般问题蒙混过关，将其调回北峰营业所任副主任。

那是他上任不几日，
冬天的夜来得很早很早，
职工们已经下班回家了。

低矮的营业所在村庄偏僻的角落里显得更加孤零。晚上是副主任石永凯带班守库，会计陈边笑着凑到他身边，怯生生地说道：

“石主任，我家里有事儿，今晚我可能晚来会儿，您费心自己盯一会儿吧！”

“反正也没啥事儿，无非就是睡觉，你不用来了！”石永凯没好气地说道。

“那太感谢您了，石主任。”陈边心满意足地走了。

石永凯百无聊赖地倒在床上，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他算计着解脱的日子。

“咚、咚、咚”屋外响起沉闷而有节奏的敲门声。

石永凯猛地翻身坐起，来不及穿好鞋子便闯出屋来。他没有立即开门，职业的特点使他在惊慌之中还留着一份警觉。

“谁？”

“我。”门外传来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检查安全保卫的。”

“你是哪个部门的？”

“公安部的。”

石永凯心头一紧，连忙搬开门叉，打开铁锁，拉开第一道门，透过门缝望见寒风中一位身穿军大衣的男人站在石阶上，看上去面貌憨厚略带几分慈祥。

见石永凯隔着第二道门打量自己，来人迅速从怀中掏出证件递上前：“老同志，这是我的工作证，请您查验。”

石永凯谨慎地接过仔细一看，果真盖着公安部的大印，来人名叫杨春光，职务是公安部巡视员，他认真地看看工作证上的照片，再仔细地看看本人，“验明正身”确信无疑，才满脸堆笑地打开第二道门，送回证件。“杨同志，请进、请进。真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可没办法，这是我们的制度。”

“应该这样做，对工作负责嘛。”杨春光兴致勃勃地边赞誉边急匆匆地进屋。“老同志，您贵姓？”

“免贵姓石，名永凯，你叫我老石好了。”

杨春光扫视着屋里的每一角落，“怎么就你一个人值班？”

石永凯关好门，歉疚地回答：“是这么回事，本来是俩人值班，可是，我们的老陈，今晚家里有事儿。该我俩值

班，我让他晚来会儿，不巧您今天来查正好碰上，请您见谅。不过，我们对安全工作很重视，从来没出过任何事，请您放心。”

“双人守库是安全保卫工作必须坚持的纪律，一旦出了事情就不是小事，你们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我们一定改正，一定改正。”

“社里有报警器吗？”

“还没有接。杨领导，别在这站着，快屋里坐，屋里坐。”石永凯将杨春光让进了金库。

石永凯端起水杯倒满水，恭恭敬敬地递上前：“您是从北京来？天怪冷的，快喝口热水。”

“对、对，从北京来。您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杨春光随声附和，他接过水杯放在桌子上。

“怎么没到县里去？”石永凯似乎意识到什么。

“那样做太兴师动众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再说，我们的工作巡察员，巡察、巡察就是秘密巡察。”杨春光狡黠地一笑。

石永凯赞许地点点头：“可是，我们这个寒酸的小营业所怎能接待您这位大领导啊？我还是给领导报告一下。”说着就往外走。

杨春光的目光正定格在墙角的一根木棒上，见石永凯往外走迅速地阻拦：“不、不，用不着通知他们，我检查一下你们的工作，马上就得走。今晚的任务是检查三个信用社，时间紧、任务重。这样吧，石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工作，您先把金库打开，我检查一下现金存放情况。”他显得有些急促。

“可以，可以。我们的现金保管得绝对符合制度。”石永凯边说边取出钥匙，弓身去开保险金柜。